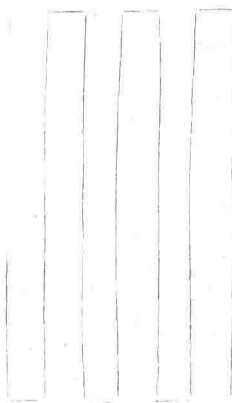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女作家

刊新作創

家作女個一

著士女櫻沉


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付排
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



一個女作家 實售貳角

作者

沉櫻女士

發行人

李志雲

發行者

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雷報社號一一六三號
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

南京開封長沙廈門
北平濟南武漢汕頭
廣州西安貴陽溫州
杭州成都重慶雲南

北新書局

目次

妻	一—五
迷茫中	五—八
一個女作家	八—一〇
生與死	一〇—一八

妻

只我和妻兩人同住著，我一出去妻便要一人孤獨地留在家中，但爲了事務的關係單獨外出的時候仍很多。

這天爲了某種事故，歸來較晚，外面的天色已經全黑了。想着妻一定又在焦灼地等待着了，急急地向家中走着。一面又預期着她的高興的迎接。但把屋門推開的時候，裏面竟連電燈也沒開，黑漆漆地一點動靜也沒有，好像並無人在的樣子。我把電燈扭亮了後，纔看見妻懶懶地躺在牀上，但並沒有想睡的意思，見我走來，無力地擡起眼睛

作着勉強的微笑。我知道她又陷在那近來一向苦惱着她的悲哀中了。覺得無力可以安慰，只想使她暫時忘卻，便把許多不相干的話談着，竭力避免不要觸到那件事。妻雖然也似乎不願說什麼，但對於我的話是全不要聽的樣子，仍在固執着她的苦悶。

『不要躺着了，到公園去散散步，好不好？』

我竭力想變換一下她的心情，但是無效，最後這樣說着，我坐在一張沙發上，一面伸着手招她過來。

『不高興去。』

她懶懶地向我走來，嘴裏喃喃地這樣說着。

兩人偎抱着同坐在沙發上，彼此都沉默起來；我心裏只擔心着不

要提到那件事吧，同時又感着這擔心着的事就要開始了。妻和我都沒有說話，但同樣地都感覺着彼此心裏所想的話。

『哥哥！……』妻忽然地兩臂挽住了我的頭頸，把頭伏在我的胸前，這樣叫了我一聲。

『怎麼啦？』

我把頭低下去望着她的臉。

『想起來真難過，覺得什麼事情都完了！』

『不要說這樣的話，你如果愛我，就不要說這樣的話！』

我的心早已被她感染得頗爲淒然，但總覺是把這件事的開談制止爲佳。這樣說着，她便把在我懷裏的頭柔順地點了一下，不再說什

麼，但我的胸前隨即覺得有濕的東西浸透了襯衫，直觸到皮膚上。

我和妻由戀愛而同居，是半年前的事。當時兩人不祇沉醉在愛的霧圍裏，同時還有一個夢境的憧憬在鼓舞着我倆的心。我和妻是都在抱着從事於文學的野心的，同居後在那種甜美的生活中，我們更欣然地領受到一種努力的樂趣。並且想兩人永遠抱着這共同的理想生活下去。至於生活也是始終使它像學生時代那樣的浪漫，妻和我都同樣地厭惡作個家庭中的人，妻爲了歡喜俄國文學的緣故，近來在一個私人教授的地方攻讀俄文，每晚燈下，總看見妻的低伏着的臉上顯着孩子似的天真的神氣，專心地在把俄文的課本溫讀着。這時的妻看去比平常更顯得美麗，在那愛嬌之中又閃耀着一種智慧之光，使我常不能

自己地過去吻抱着她說：

『我真愛你呀！』

妻除了讀書以外，平日便是伏案寫作的時候爲多。有時爲了我的慫恿也常投稿到當時流行的文學刊物上去發表。但妻對於自己的創作多有淺薄之感，總愛說：『等我寫出一篇自己覺得完全滿意的東西再發表去。』

妻對文學是有無上的忠實，同時又有着孩子般的天真的興趣，有時和她談着兩人將來的理想，談到高興的地方，她就歡喜得忘情地握住我的手，笑着說：

『那纔好呢！哥哥！我們一定那樣作去。』

或者又羞澀又快樂地把她的野心的希望說給我聽。一面說一面看着我的臉色，要是見我笑了，她就停止了，有點羞惱的樣子說：

『你笑我，不說了。』

無論什麼樣的歡樂，在享受着的時候，常不易感到的，但我們的那種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樂趣的生活，不祇在現在的回憶中，就是在當時也常感到「再無所求了」的滿足。

在這時候，有一天妻忽然顯出了憂鬱的臉色，對我報告着生理上的種種變化，說恐怕是有孕了。這不被歡迎的消息聽了以後，我也像她一般地有點憂煩；但接着也便覺得沒有什麼，竭力地去安慰她。可是我的安慰任是怎樣懇切，妻總是不能釋然。有時對於我的態度的安

閒竟有點憤恨，說「總之你是自私，覺得就是那樣了對於你沒有多大關係，就不關心了，」之類的話。她的心情惡劣，就是說着怎樣過分的話，我是只有原諒和同情。

又過了些時，我們所說「恐怕是的」的話，成了「的確是了」的時候，她的憂悶的程度更增加了。說既然是事實了，雖是不願意也沒有法子，並且這事也並不值得這樣憂悶的。她就覺得是我對於她不了解，不同情。有時不知爲了我還是爲了這事情常憤恨得自己哭着。總之，她對於這命運的支配，始終不能安然處之。常對我說「自己是連作妻子樣的人都不願意的，想到要去作母親這樣的事，說不出是怎樣的厭惡。」在抱着無上的理想的妻，這話我自然是了解的。什麼「作母親也

是神聖的天職」之類的話對於妻是無效的，我只能說：

『即便生了小孩，也不會怎樣不便的。』作爲安慰。

『那怎麼能夠呢？生了孩子，自然要成了母親樣的人了。就是現在，對於這事一方面厭惡着，一方面有時莫名其妙地想着如果有了小孩以後種種有趣的事，你看，那末可怕！女人總是有母性的，生了小孩想不作母親就不可能了。』

一方面厭惡，一方面不自知地去作着有趣的想像，這確是妻的實在情形。有一次到外面去，在電車內，遇見了一個三四歲大的小孩，正坐在我們的對面，樣子非常可愛，妻不時地注目看着，那小孩的一舉一動都引動着她的興趣，臉上浮着忘情的微笑，並且有時輕輕推動

我一下，低聲地說着『你看』！

『我們也有個這樣的孩子纔好呢！』我便故意作着羨慕的口吻，向她引逗着說。

她也並不動氣，只撒嬌地向我笑了作着白眼。

還有一次她獨自到外面買東西去，回來的時候，對我說着在外面的種種的話，後來忽然自己笑了。我問：

『什麼事？』

『那裏有許多小孩的衣服，真好看極了，並且也真便宜，纔一塊錢一件呢。』說後仍舊不好意思的笑了望着我。

『你想買來，是不是？』我忍不住也笑了。

『沒有。』她愛嬌地搖着頭。

『小孩還沒生，就要預備衣服了嗎？』故意取笑着她。

『誰要預備來？』她笑怒着瞪了我一眼。

『我知道你愛小孩，將來一定愛他比愛我還利害，我不願意你有小孩了，那樣，你就不愛我了。』我故意地說着。

『我不要小孩，也不愛小孩，只要愛着你。』她跑來抱着我的頭這樣說。

『不，我願意有個孩子，那樣，我們會更相愛了。』

『但是我不願意，無論如何也不願意。』她忽然認真地說着，又恢復了一向的態度。

於是這話便趕快結束了。

把將來有小孩後的種種事，想像着作爲談料的時候也常有，這時妻也常把平日的那憂悶完全忘卻似的，樣子很快樂的和我談着。但那經常的煩惱卻並不因此稍減，並且隨着生理上變化的顯明而加劇起來，連暫時忘去的時候也少有了。而且妻的精神顯出一種可怕的頹喪，什麼事也不願作了。讀俄文的地方已經不去了，平時那樣勤奮的妻，近來是將看書作爲消遣的事也沒有了。常一個人坐在那裏苦悶的沉思，動也不動地過好多時候，有時和她說話，總是茫然地擡起頭望着別人的臉，好像正想着什麼，沒聽清楚說些什麼的樣子，臉上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變成像陰雨時的天空一般的晦黯了。使人看了說不

出的難過而又恐怖，覺得妻簡直在受着無形的毀滅。想也許作起事情來，那種沉思就會減少了，便勸她說：

『俄文溫習一下吧，不要把學會的也忘了。』

『還讀什麼俄文！』妻說後傷心到要哭出來似的。

有時把平日她最高興談的關於將來的話和她談着，她總是不願意談而又怕談的樣子，常打斷我的話，說：

『一切都快完了，還談那些話作什麼？』有着前途絕望了似的悲哀。

我雖然並不認為這是如此可悲的事，但看了她的淒慘的樣子，也時常陷在悲苦之中了。

妻並不時刻向我訴苦，竟是沉默着的時候爲多，在這時候她是更其顯得沮喪，苦痛。一天又在那樣悶坐着的時候，忽然喊了我一聲。

『怎麼啦？』我急擡頭望着問。

她並不向我望着，也不卽刻回答我，繼續地在沉思，稍停了一下，纔遲遲地說：

『我想到醫院裏去——』

『什麼，你怎麼想出這樣的念頭來？』我想不到的吃驚着。

她好像早就料到了我的回答，忽然冷靜而嚴肅地擡起頭來望着我，表示着我的話並不會使她稍爲氣餒。

『多末危險的事，怎麼可以？』我接着又說。